

是晚,某中学1974届同学聚餐,筵开三席。餐馆,在淮海中路一个门牌的3楼。

冬季,马路上多见大衣和口罩。底楼霓虹多变,68岁的张红双手捂耳,瞭望着朝她而来的种种女人。各色光线、车辆、路人和张红的眼神,构成一组动静关系。

其实,张红的眼神才是夜色中最活泛的,满是望眼欲穿的情绪。一拨拨前来聚会的女同学,头发都是今天刚做的,很新。她们拉扯张红一起上楼,张红很坚持,也不说在等谁。一起长大的女同学从两边拖拽她,张红的红色羊毛衫都从腰间露了出来,大家只好放开她的

两条手臂。张红说,她来了,我就来了。陆续上楼去的几十名男女同学中,还是有人从张红那里看到蹊跷的,或者早已知道些什么,他们也选择不轻易说出。

同学聚会,大家对他几十年后的变故饶有兴趣,但更会将大部分观察,用于对比、评估和鉴定今天的自己。如果某人成就灿然,但健康或婚姻不够完满,对比之下,有人从中首先获得的是宽慰。

张红要等的人是张玲娣,她印象深刻,张玲娣少女时有张元气十足的脸。那张脸,可以让人想到她的身体也是热腾腾的。她的马尾辫短促,很有风格,

十二岁那年,腊月将过半,母亲告诉我:今年,你可穿上新衣过大年。

就此一句,我就盼着年底早点到。每天,我总要去村东头的裁缝师傅家看看。里面“噔噔噔”的缝纫机声,像开了春的雨点,连着我的心。

新棉衣

张秀英

量着我。新棉衣,红底白花的面子很衬皮肤,填入的新棉花,蓬松又厚实,一穿上,感觉周身像是照着了阳光。

好了,脱下来吧。母亲仍笑着对我说,而后转身从柜子深处,拿出一件妹妹都穿不下了旧衣服,就着灯光,拿起剪刀,沿着缝线,一点一点地拆了起来。母亲将拆下的旧布块,在我的新棉衣下摆处比画。然后裁成统一宽度的几块,先把小块拼缝成宽宽的长条,再沿着棉衣下摆,将布条与棉衣一针一针地缝合起来。针是细的,线是暗的,灯是昏黄的,母亲的头埋得很低,鼻尖几乎要触到新棉衣好看的花布上了。

做件新棉衣穿了过年,原本一切都是崭新的,亮堂堂的,现在缝上一条旧布算什么呢?母亲感知到了我眼睛里的失落,她没有抬头,手里依旧稳稳地走着线,轻轻地说:棉衣的下摆最容易弄脏,缝上,有点龌龊了,可以擦擦,棉衣还不容易旧去。

看着低头缝针的母亲,我看母亲的身上,穿着一件旧得发白、土布做的衣服,母亲穿了多少年才穿成这样?在我的记忆里,好像每年的冬日,母亲一直穿的是这一件。而我清楚地记得,母亲发白的外罩里面的棉衣,已经没有了棉花的蓬松,摸上去硬邦邦的,下摆处也缝上了一条布……

母亲终于缝好了,我再次穿上对着镜子照,新棉衣比外罩长寸把,而母亲刚才缝上的布条,颜色和花形都与外罩接近,看起来确实不那么显眼。母亲收拾起针线,说:蛮好,你正长个,穿两年后拆了布条,给你妹妹穿,你妹妹就等于也是穿着了新的棉衣。

一件新棉衣,两个亲姐妹,都是从新开始穿。我感觉这样的办法,也只有做母亲的想得出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,日子富庶了,但我还会在每年的年关想起那件棉衣。我很明白,当年母亲缝上的布条,不单单是为了挡脏,为了留给妹妹继续穿新。

因为早年家庭变故成内分泌失调,我血糖高已成20多年了,但我的生活、工作极有规律,故而只吃二甲双胍,加上每天锻炼,虽然血糖一直较高,但并未掀惊涛骇浪。

退休了,我急不可待地约医生、看专家。有一回,一位专家建议我做个全面检查,说“这是日本进口的仪器,目前世界上检测人体各项指标最好的仪器”,我“上案”,各种夹子、贴片儿往我的五首上绑、贴,然后,耳边低沉的嗡嗡吱吱声不断。查了大约半小时,我被松绑,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“你的高密度蛋白怎么这么高,几乎是同龄人的两倍?”这位专家开了一些药,还有一款治疗颈部血管栓塞的药。

结果,血糖飙升不说,治血糖的药还把我放倒了,床上躺了一星期,人暴瘦30多斤。那药于我伤

肝。然后,去三甲,老朋友找来营养科医生、内分泌医生。她说:见你吃的食物品种还较齐全,但要先喝汤,后吃青菜、蛋白质、脂肪,最后吃点米饭。然后,卡好量,管住嘴,迈开腿。

一天,买药经过社区医院,到咨询台一问,得知我这种慢性病

我的糖尿病“朋友”

潘雨荷

正是社区医院的照护对象。社区医院的各位医生对我都很好,耐心、细致,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,你就不会有并发症。还说,糖尿病其实是你的朋友,它会时刻提醒你:身体是自己的,要好好照顾、真心爱惜。

是啊,我坚持运动40多年。然而,我却对“管住嘴”理解不透,白米饭、大馒头,但吃不饱,结果一

天,社区医院里说话奶声奶气的女医生说“你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碳水淀粉”?她心急声高:喝汤、吃青菜、蛋白质、脂肪,最后顶多一二两碳水!你看你天天早餐后血糖超标!她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了。

看着她,60多岁的我脸红了,羞的。

现在,条件先进,我把动态血糖仪往臂上一扎,24小时数据就不间断。但说实话,把数十年的饮食习惯变过来,很费劲。但羞愧产生动力,经过两个月的努力,我终于能按程序吃饭,碳水淀粉少了不止一点点,血糖也就渐渐安生了。

历时3年多的控血糖史,我发现血糖是一个容易乱漂的葫芦,你把它当成朋友,经常按一按,它就乖了;医生是血糖控制路上的路灯、信号灯,有他们照着你就不易迷路。

健康

等候一个人

邬靖峰

立冬开酿、立春榨酒。时下的江南,水体清冽,杂菌递降,正值大小酝户“熬油费火”的旺月。

黄酒择严寒引流、投料和酝酿,有助酒白内菌或酶从容分解,催化酝酿的成酒继续醇化。业界谓之“冬酿”和“腊酿”。

一场初雪,会稽山如宣纸淡墨小品。在这呵气成霜的时节,沈永和酒厂的院落却蒸腾着无形暖意。霰雪覆在码放成山的陶坛——酿糯与时光于此共谋一场绵延千年的玉液金波。

步入车间,宛若踏进环环相扣的发酵“全生命周期”。浸米、蒸饭、落缸、开耙……每道工序皆藏玄机。即便看似简单的“浸米”,亦随原料气候而变:天热则少浸控酸,蒸饭须“熟而不糊”,内

无白芯”,以防前酵翻车。它并非单纯酿制,实是匠手向酒曲“输诚”的逻辑闭环。

这门手工酒艺不是盖的:它从春秋的典籍里发端,在宋人的词曲中醇化,于明清的市井间流香,至今仍是绍兴人日常最硬核的“杯中物”。

现在机械制酒,如智能快餐,无尽无穷。然真正的饮徒与酒友,终是“腊酿冬酿”的忠粉。老酒师打了个很秀的比喻:手工酒好比农家散养的走地鸡,周期长,仰风土野食,菌群丰富,风味醇厚;机械酒似速成鸡,环境恒定,菌种单一,口感偏薄。初饮或相近,但岁月积淀之后,前者内化为愈陈愈香的限量;后者降维到索然寡味,年经验凝为直觉。前酵期每缸日

只能凑付酒中的凡桃俗李。

“醇醨”,是古人从字面上对酒味的甄品,前者形容酒味的浓厚,后者刻画酒味的淡薄。倘认为这番定义为“智商税”,那则是对酿造第一性原理的一种肤见。

在变醨为醇戏码中,最神秘的莫过于前酵“开耙”。它如酿酒的望闻问切:缸内饭与曲正热烈交融,温度瞬息万变;何时搅拌,何时通气,全凭“头脑师傅”一身修为。

弱烛光灯下,麇集百口大缸。乌帽帽身影巡行其间,侧听醪液细响,俯嗅逸息,以指触温;时而勺取一勺曲囊,舌尖辨析酵母渐变。无数据,无仪表,唯数十年经验凝为直觉。前酵期每缸日

杷三四回,老酒师夜以继昼,目不交睫,仿佛助产士守候新生。

“开耙”过后,初成的酒醪被贮存到本文开头所见陶坛中。陶坛透气性好,利于酒液呼吸,在户外低温下经历三个月的发酵后,酸和醇发生酯化反应,静待立春“压榨”;到那时酒醅分离,取得原酒,也叫生酒;酒液渐呈琥珀色,并充溢一股复合的香气……瑞雪兆丰年,于田如此,于酒亦然。

“冬酿”和“腊酿”,何止勾兑甘醴?

它不逐速度,不迎流量,唯匠艺与光阴如切如磋,蓄积耐酿红利。待吉时开坛,去纳受“乞浆得酒”的馈饷——感喜这一口冻醪,似有杜康灵魂现化;足可慰悦半生沉浮,慢慢细品,乐滋滋微醺。这种酣适,最与我相宜。

那年正月十五,我从部队回乡探望亲人,进家门刚喝了一口热水,就听到一阵呜呜咽咽的喇叭声。妈说,耀祖的老爹死了,这会儿正出殡。

耀祖是我发小,那个豁牙齿大肚皮的玩伴儿。小家伙长得敦敦实实的,力气大脾气也大,一不顺心就摔打打的,动不动就要跟人打架。他混得咋样?我问。妈叹口气说,人是从小看大,那还能咋样呢。

小时候的耀祖,逢年过节总喜欢提着个小巧的纸灯笼,没头没脑地到处跑。那灯笼是他爹费尽心思做成的,里面转动着一头小小的蛮牛,牛头上顶着一支小蜡烛,烛火伴着他的影子,飘忽在任性胡闹的路上。

早年,一次闹灯会的晚上,家门外,有沙哑的嗓门叫我的小名,一听这声音就知道,这准是“尿憋子”。他说快走快走,我问干嘛去,他说甭问了,去揍那小子。揍谁?忘记了。为什么要揍人家?他去了就呼呼呼地吼着,把手里提着的纸灯笼摔在那小子身上,烧坏了人家的衣裳。耀祖的爹很快又做个纸灯笼,愈发漂亮了,小蛮牛头上依然顶着小蜡烛,烛光依然伴着那个任性胡闹的影子。

仿佛一转眼,人就长大了。

我当兵的时候,耀祖也想跟我一起走。可是,他爹舍不得。听说父子俩因此打起来了。一惯任性的暴脾气儿子,一脚让老爹跌个跟头。他已经长成一头熊,这一脚也真够老头受的。

耀祖的老爹年近花甲,还不算太老,怎么死了?我有些奇怪。妈摇摇头,又叹口气说:“报应啊,报应!”再问,才晓得事情的原委。

耀祖在小镇上开了餐馆。人上了年纪,当然懂得了世态炎凉,也看够了眉高眼低,他的火爆脾气虽说未改,却要看面对的是谁了,该把尾巴晃圆了时,他是不会吹胡子瞪眼的。当然,对一惯娇惯他的亲爹,这小子一如既往地混账。

据说,就在冰天雪地里,他的老爹拄着拐杖,拖着一条瘸腿,深一脚浅一脚的,领着老黑狗去了餐馆。老远的,就望见挂在屋檐下的红灯笼。灯笼是大了,却还残存早年的样子,里面的蛮牛还转动着,牛头上还顶着一支蜡烛,而烛光下却没了昔日的影子。有人发现老头走到门前时,怕冷似的耸起肩头缩了脖子,又迟迟疑疑地等了一会儿。然后,他从破棉袄里伸出手——老鸹爪子一般的手,推开红灯笼下面的那扇门。

他的儿子耀祖见了,立马从柜台后站起来,快步走过去推搡他,低声说:“你来干啥?这会儿有大领导在,到外边说话去!”

外边很冷。老人半句颤抖着的话,就留在门口:“家里早就没……”耀祖将老爹推到远处,从腰包里摸出几张票子,手指沾点唾沫数了数,收回两张放进衣兜,又踢了旁边的黑狗一脚。老黑狗呜咽一声,拖着一条后腿逃走了。我妈说,耀祖不让他爹上酒馆,怕给他丢脸。

这个被儿子嫌弃的老人,到底是怎么死的?原来,祸端还是出在他儿子身上。耀祖有钱了,买了一辆小轿车,带上一个漂亮女孩去兜风,或许是太得意了,或许是喝了点酒,反正是出了车祸,弄断了他一条腿。

他的老爹找到医院,从怀里抖抖索索地摸出钱,那可能是一辈子的积蓄,都放在儿子的病床头上。老人就在床边守护着,守护着这个昏迷的儿子。

几天后,这老头回来了,路过儿子的酒馆时,拄着拐杖停下来,盯着檐下的红灯笼。突然间,他颤抖着举起拐杖,拼尽力气打上去。灯笼破碎了,牛不再转动了,半截蜡烛掉在地上。老牛头倒下去死了,只有大黑狗守在他身边。

然后呢?我问。妈说,没有然后了。

象,时而会被病症扭曲。她始终觉得,玲娣一定会出现,并且脸上带着水果般的漂亮。张红心里空空荡荡的,她知道,那是因为今晚没有等到玲娣。



院落晴光 (油画棒) 张曼倩

来。她有个闪念,看见五十多年前,自己坐在课堂里,和玲娣一样,也是那么秀美,脸庞似有水果的清香。倏忽,两人又重叠成一个人了。张红笑了,想

想不对,这样玲娣又去了哪呢,今天不是成自己在等自己了吗?

快开席,有女同学专门下来唤她。张红说,我和她马上会来的。张红的眼神里有些焦虑,担心玲娣找不到这里。

四十年前,张玲娣去派出所更改姓名,女警官先是婉拒的。

张玲娣说,她在一个局机关外事部门工作。招娣、领娣、来娣、要娣、爱娣,诸如此类的名字,含有重男轻女的封建糟粕,有违男女平等的倡导,在外事活动中尤为不雅。在办事窗口,张玲娣恳切地对女警官说,给我一个新名字吧。女警官有点将心比心起来,让张玲娣回去写

个书面报告,请单位人事盖个章。十天后,张玲娣的名字在户口簿上,换成张红了。

去年,张红被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。她最近总会觉得,过去有一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张玲娣。张红无法遏制地想再次见到这个同学,以重温少女时光。同学聚会的事,女儿没有阻拦她出席,他们家到那个餐馆的半径范围,母亲尚能记路,只是记忆中的人物错位日渐严重。好在,女儿控制着该控制的。

现在本班同学总算明白,张红深情等候的,是她自己。

大家一致主张,等张红来了再动筷。班长是个女的,下去对张红说,你等的人早就来了呀。班长把张红带到一面镜子前,你不是在等她吗,你来了,她就来了。

张红说,可能吗?她的脸庞是粉红的。

还是班长有权威,张红将信将疑地跟着班长进了包间。里面的人,都起立鼓掌,张红的脸庞立即就粉红了。

有人敲门,进来了一名女青年,是张红的女儿,来陪护母亲的。见女儿进来,张红有点不开心,母女只是对视了一眼,各坐一端。包间内,开始觥筹交错。

张红很少动筷,被催促之后,她在离自己最近的盘子里搛了点什么,她被嘴里的味道惊了一下,味觉瞬间带出了翻越五六十年的旧时光。恍恍惚惚间,她刚才放进嘴里的,是几条细如丁香的小鱼干。细细咀嚼,舌面有一丝苦意。她想起来,儿时,上海家家户户用它下白粥或泡饭。她还想起来,它叫海蜒。记忆的通透,让她颇有快感。

张红对如花岁月的印

耀祖的纸灯笼

于波

